

南台人文社會學報 2012年5月

第七期 頁83-116

「生活世界」中的環境識覺~以高雄泥岩區為例

韓菊美* 吳連賞**

摘要

「生活世界」是胡塞爾後期現象學思考的主題。生活世界是人們具體經驗到的周遭世界，它的本質結構在於這個世界的真實向度，不是作為一個被客觀化的實體，而是作為理解一切事物的「視域」。因此，人類雖然生活在同一個世界上，卻對它有不同觀照、不同的識覺。生活世界是人類一切有意義活動的發源處，也是一切認識活動的來源。人類如何生活隱含著如何識覺。據此，本研究以胡塞爾現象學理論及方法，探討高雄泥岩區農民在日常生活世界中所揭示的環境識覺。研究結果顯示，在貧瘠的泥岩區生活是「天不時、地不利、人不和」的生存處境。在物質世界中，水土資源提供少許機會及諸多限制；在可塑世界中，農民透過改良土壤、築溝蓄水等作為，將荒地化為可植栽之地。然而，特定水土保持區的劃定，使泥岩區的土地利用深受政策法令的約束。據此，形構成農民對水土資源的認知及法律制度的感受等環境識覺內涵。

關鍵詞：生活世界、環境識覺、泥岩區

* 韓菊美，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地理學系博士候選人

** 吳連賞，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地理學系教授兼副校長

電子信箱：meimei55131@gmail.com；t1741@nknucc.nknu.edu.tw

收稿日期：2011年09月18日，修改日期：2012年03月1日，接受日期：2012年05月31日

STUST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May 2011

No. 7 pp. 83-116

***Environmental Percep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Life-World”—A Case Study in the Mudstone Area of
Kaohsiung***

Jiu-Mei Han Lien-Shang Wu***

Abstract

“Life-world” is the theme of Husserl’s phenomenology in his later period. The life-world is the world around which people experience specifically. In the true dimension of the life-world, its nature of structure is not deemed an objective entity to be , but a “horizon” of understanding all things. Thus, people actually have different contemplation and perception of the world even though they live in an identical world. The life-world is the original place where humans perceive and act meaningfully. How people live connotes how they perceive. In view of this, this study attempts to discuss the farmers’ environmental perception of the life-world in the mudstone area of Kaohsiung based on Husserl’s phenomenological theory and methodology.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farmers’ life-world in the barren mudstone area is lack of opportunity and bureaucratic support and situated in an unfavorable environment. In the physical world, the natural resources provide little opportunities and many constraints; in the adaptive world, the farmers transform barren lands into farmlands by improving soils and digging reservoirs. However, laws and regulations impose restrictions on the utilization of mudstone area due the need of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Accordingly, these situations affect the ways how the residents perceive the land, water resources, and perspective of the legal system.

Keywords: life-world, environmental perception, mudstone area

*Jiu-Mei Han, Postgraduate Candidate, Department of Geography, National Kaohsiung Normal University

**Lien-Shang Wu, Vice President &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Geography, National Kaohsiung Normal University

Mail : meimei55131@ gmail.com ; t1741@nknuc.nknu.edu.tw

Manuscript received : Sep 18, 2011 · Modified : Mar 01, 2012 · Accepted : May 31, 2012

壹、緒論

台灣西南部泥岩區最容易被沖蝕，其裸露坡面的年沖蝕深度約 6~8 公分，流經其中的二仁溪及曾文溪年平均產砂量居世界第一、二位（李德河、林宏明、楊沂恩，2002；張文章、阮亞興，2003；董金進、阮亞興，2003；陳盟文，2006）。近十餘年來因為人口增加之活動空間需求，泥岩區逐步變為高度開發的生活區，導致這些脆弱而敏感的區域，裸露面積急遽暴增。據此，值得探究的是：泥岩的土壤特性缺乏保水力，且土壤 pH 值高，並不利植物的成長，但為何本區仍有人願意付出較高的成本去墾耕？這些在地人的識覺為何？什麼樣的認知使他們願意在此貧瘠土地求生存？

考諸過去泥岩區相關研究已有豐碩成果，但內容多偏泥岩本身的物化性質探討，諸如如何穩定泥岩、保護邊坡及植生綠化等問題。至於泥岩區的「人地互動」研究則較少，僅如鐘寶珍（1991）聚焦於田寮居民生活方式的形成與內涵，及張毓棻（2008）以高雄燕巢地區為例，重建日本時期泥岩地區的經濟活動。由於泥岩區的研究一直缺乏以當地農民為主體的觀點，因此也就無法揭示泥岩區「生活世界」(life-world)的特殊性及豐富性。

所謂「生活世界」是胡塞爾（Edmund Husserl, 1859~1938）現象學的重要理論，其意指一個「非課題性的、奠基性的、直觀的、主觀的世界」（倪梁康，2005）。所謂“非課題性”，意指現實世界的存在是一個毋庸置疑、不言自明的前提，不將它看作問題，不把它當作課題來探討，因此它是一個“奠基性”的世界；所謂“直觀”，意指日常的、伸手可及的、非抽象的，因此，生活世界是原則上可直觀的事物之總體。其次，生活世界也是一個“主觀的”世界，生活世界隨個體自我主觀視域的運動而發生變化，故每個人的生活世界是各不相同的，因此生活世界的真理是相對於每個個體而言的真理。

據此，現象學在當今世界可行之處，就是個人生活的核心重新在意識中找到落實之處。這是一個我們早就一直生活所在的世界，它為所有的認知活動與科學決定提供基礎，回到「生活世界」便是回到客觀化與理念化

之前的經驗 (Husserl, 1901/1999a)。因此,「生活世界」雖然看似無所作爲,但其實正是一切「識覺」的源頭,人怎麼生活隱含人怎麼看世界,並由此建構出我們自己的世界觀。由於環境識覺研究不能脫離主體以自身意識爲出發點的認識和把握,因此,本研究採取現象學「生活世界」的理論及方法,將環境識覺研究回歸到日常生活中種種具體的經驗描述,以符合「人爲主體性」的邏輯,進而揭露識覺的整體性本質。

簡而言之,本文的研究目地有二:

1. 以現象學理論與方法的路徑,探討高雄泥岩區農民對於此一特殊環境的識覺,企圖理解他們如何感覺、知覺貧瘠的泥岩區,進而在此環境中採取相應的生存行動。即從農民的「生活世界」爲出發點,保留當事人的視角來理解生活世界,深入探討在物質世界的基礎上,農民對泥岩的所感、所知及行動,進而形塑世界、形構成農民對泥岩區環境識覺的內涵與意義。
2. 由於以量化爲主流的環境識覺研究,實已將個人重要的體驗過濾掉了,且應用現象學方法於環境識覺的相關研究尚不普及,甚至仍有許多待討論的空間,諸如:現象學思想的理解並非容易 (鄧曉芒, 2008);現象學方法的具體操作仍無固定模式 (Von Eckartsberg, 1998);自然科學訓練的慣性思考使我們很難面對感覺、知覺流變的本質等問題 (韓菊美、吳連賞、宋國城, 2011)。因此,本研究嘗試透過對現象學體系的理解,提出一套在環境識覺研究中可具體操作的研究方法。所謂具體操作的方法,在於以胡塞爾「生活世界」理論爲基礎、海德格存在主義之詮釋現象學的主張,用人和語言之間的探問關係作爲理解識覺的媒介。

貳、文獻回顧

一、環境識覺研究概況

環境識覺研究是人地傳統探討的主題之一，也是 1970 年代以來成長最快速的一個研究觀點（施添福，1980）。在臺灣，環境識覺研究份量的逐漸增加，意謂人地關係思想的演變，透露出研究尺度逐漸縮小的現象，且朝向聚焦於人的主體性及人與世界的感性關係（韓菊美、宋國城，2005）。人類有屬於他自己的環境，且以此方式將知識儲存和組織在其心中，即他們關心真實世界的意象（Downs, 1970）。意象的基礎包含客觀可見及想像虛擬的部分，並融合個人主觀的色彩所構成，且據此形成個人的決策與行為。Lowenthal（1961）指出有關世界的每一個意象及概念，都是個人的經驗、學習、想像和記憶的化合物。因此對屬於不同意向世界（intentional worlds）的個體而言，即使處在相同的物理環境中面對相同的事物，也可能意味到相當不同的東西（Ingold, 2000）。換言之，環境識覺研究不能脫離主體性（subjectivity）的問題，即主體以自身意識為出發點認識、把握、理解客體或內省自身的特定視角的問題（吳豐維，2007）。特定視角其實就是胡塞爾所謂的「視域」（horizon）概念，他認為這個「視域」的概念，就是區別「客體化世界」與「生活世界」的關鍵（魏光菡，2006）。這個世界的真實向度，不是作為一個被客觀化的實體，而是作為理解一切事物的特定視角，因此每個人識覺的獨特性也由此而生。

「識覺」在一般日常使用上，有二個較明顯的涵意（Rodaway, 1994）：其一是透過視、聽、觸、味、嗅等感覺器官以接受資訊，此類識覺如感知（sensation）或感覺（feeling）；其二如同心智的洞察力（mental insight），或一種帶有記憶與期望，由某種程度感知的資訊所產生的識覺，此類識覺如認知（cognition）或洞察（insight）。Allport（1955）認為識覺最概括的定義就是“catch-all”，catch 一詞又有發覺、注意、瞭解、理解、領悟等不同層次的意義，因此，識覺就是每個人所 catch 的整體，其包含普遍性與差異性，因而必須尊重每一個識覺主體的主體性呈現。

然而，環境識覺研究也遭遇不少問題，如識覺、價值及態度本身的性質極為隱晦，其和實際的環境行為之間的關係也變幻莫測，難於掌握（施添福，1980）。這些困難點根源於人的內在情感意識結構本難以精確掌握，

且識覺具有流變的本質。因此，Tuan（1974）認為「識覺是一種人們延伸向世界的活動」。此說明識覺研究不必陷入難以掌握的內在「黑箱」，反而應從認知主體本身出發，識覺就是一種活動或作用的過程。

據此，值得探究的是用什麼方法最適合逼近（*approach*）識覺研究的真實樣貌？韓菊美等人（2011）曾審視台灣近十餘年來環境識覺相關的研究方法，發覺量化研究位居主流的現象，此一現象反映了長久以來人與環境主客二元對立的知識論。量化研究遵循的是實證主義（*positivism*）方法，實證主義量化研究的優勢在於透過大量樣本及統計的方式，取得客觀的數據用以剖析事實，進而建立科學且具說服力的結果。但相對地，其遺憾之處也正在此，因為，就環境識覺研究而言，量化研究化約的方式可能也將個人重要的體驗過濾掉了。故本研究認為現象學此一貼近主體意識的研究方法，應可彌補量化研究過度化約的模式。

二、現象學思想要旨與環境識覺研究的關係

胡塞爾現象學的倡導起於歐洲的科學危機，危機產生於被誤導的理性主義，他在《歐洲科學危機和超越現象學》一書中指出，自十九世紀以來，實證主義的科學觀盛行後，人們認為唯一真正的科學是實證科學。胡塞爾批評實證主義只研究客觀事實，這是對科學任務的限制，因其看不到主體與客體之間的統一關係，看不到客體的意義是由主體授與的，看不到客觀的事實是依賴由主體所建立的理論（Husserl, 1970/1992）。因此，胡塞爾現象學的主要目的在解決「認識」問題（Husserl, 1973/2007），現象學是對人類經驗的探索，是對事物在經驗中向我們顯現之方式的探索。這樣的立論基礎和環境識覺研究是不謀而合的，因為，識覺研究亦擺脫不了主體認識的問題。

胡塞爾提倡回到事物本身，以人的「意識」為起點，運用「存而不論」、「本質直觀」等現象學方法，進行現象學還原。所謂「存而不論」簡單的說即避開一切預設（汪文聖，2001），返回現實生活並從中把握「意向活動」此一主體，進而企求達到「意向相關項」的客體事物中（陳俊輝，1991）。「意向活動」的基本涵義是“思維”或“意義給予”（Husserl, 1913/1995）；「意

向相關項」的基本涵義是“被思考的東西”或“意義”，它與「意向活動」相對應(倪梁康，2007)。至於「本質直觀」對胡塞爾而言，並非神祕的東西，它只是面對一個事物的直接顯現。本質就在現象裡，在現象中獲得本質，而現象是直觀的，故稱為本質直觀(洪漢鼎，2008)。簡而言之，「現象學還原」是隨著意識的意向所構成，意識流所構成的思想內容就成了主觀心靈感受的對象，由意識透過意向，從心靈直透射到感官世界的表層，以尋獲現象背後的本質，重返「生活世界」。

「生活世界」是胡塞爾後期著作中特別重視的課題，對他來說，生活世界是一個科學批判的概念(Husserl, 1911/1999b)，返回生活世界是實現先驗還原(transcendental reduction)的一條途徑(Husserl, 1970)。人的生活世界正是科學觀念之「原初意義」得以構成與澱積的發生場域(羅麗君，2011)。因此，「生活世界」除了科學傳統所認知的世界外，它更是一種「理解的平台」、一種「視域」(魏光莒，2006)。因為世上的每一個物件都會有一個伴隨的「視域」出現，對胡塞爾而言，「一個物件」是科學家所研究的對象，如研究它的物理、化學特性；但「聯繫於這個物件的一個視域」，就是現象學所關心的，即任何一個物件，在它所屬的生活世界裡，在特定時空脈絡裡，它如何被人所理解。如何被人所理解就是如何被人所識覺，此正是環境識覺研究所關心的議題。

綜觀胡塞爾的現象論體系，對於環境識覺研究的啟發在於其「意識」和「意向性」的觀點，其實和環境識覺研究的前提是十分契合的。因為，識覺研究者深信每個人都有一幅世界的「意象」，Gold(1980)認為意象源於每日和環境接觸的結果，是環境與人之間的產物。而胡塞爾認為「意識」是人整體行為的活動中心，意識是意識行為和意識對象的統一。準此，「意象」與「意識」的概念找到了交集，他們均是個人由「內在」通達「外在」事物的指導中樞，至於「生活世界」的重要性則在於它得以構成現象的脈絡性意義以及表示出個體的意向性能力。在「生活世界」中個體對周圍環境的各種感覺、知覺正是形成環境識覺整體境遇的必要條件，現象學關注的主題正是產生環境識覺的溫床，兩者互為一體、密不可分。

三、現象學方法論

現象學不易理解，誠如中國著名的哲學家鄧曉芒（2008）所言：「胡塞爾現象學，這是一個現代西方哲學的難題」。然而，現象學做為質性研究方法在台灣的人文社會科學相關學門中正方興未艾，同樣的關於現象學的疑惑卻也與日俱增（李維倫、賴憶嫻，2009），因為現象學詞彙如「生活世界」與「現象學還原」等，經常都比較像是口號而不是可依憑的思考操作。徐輝富（2008）也認為現象學事實上僅是一些原理、解釋及目標，具體的操作步驟則闕如。Seamon（2000）亦認為現象學在環境行為方面的研究路徑，在許多主流的研究者中仍是「模糊的」，然而，現象學心理學的杜肯學派（Duquesne School）已尋求建立可信賴的程序方法以處理經驗的現象學研究，其包含存在主義和詮釋學的路徑。Stewart 和 Mukunas（1990）亦指出現象學本和其他詮釋的傳統有關，包含存在主義和詮釋學的方法和哲學觀點。顯然，胡塞爾「生活世界」理論對於環境識覺研究的契合在於可幫助我們闡明生活經驗，揭露出日常生活中被視為理所當然的向度，但在具體操作上，它仍需存在主義和詮釋學方法的進一步落實。

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 1889-1976）被視為將存在哲學發揚光大者（李天命，1976），他在《存有與時間》裡將其哲學就研究對象稱為基礎存有學、就處理方法稱為現象學，基礎存有學即是詮釋學，當時強調詮釋是讓「存有顯露」（汪文聖，2001）。即海德格將胡塞爾現象學轉換為「在世存有」（Being -in- the-world）的詮釋現象學，用人的存在取代胡塞爾所主張的意識，並認為理解人的存在不單靠純粹描述，更需詮釋的過程來理解（高淑清，2001）。

海德格晚期透過「語言」探究存在，他認為「存在於世」就是存在於「言說」之中，我們實際與事物交會的性質被包含在我們對語言的使用之中（Heidegger, 1971）。事實上，在我們的日常生活經驗中，亦可具體感受到不同生活處境的人對於語言的使用是十分不同的，所以語言的理解就是存有層面的理解。海德格曾多次強調「語言是存有之家」（汪文聖，2001），語言可將存有的原始經驗顯露出來。因此，人類的任何詮釋理論都必須處

理語言現象，語言形成了人的觀察和思維，既思維他自身的觀念，也思維他的世界。透過人與語言之間的探問關係可作為具體理解環境識覺的媒介。

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架構

本研究在現象學知識論與方法論的視角下進行環境識覺研究，聚焦於高雄泥岩區農民的生活世界，具體研究架構如圖 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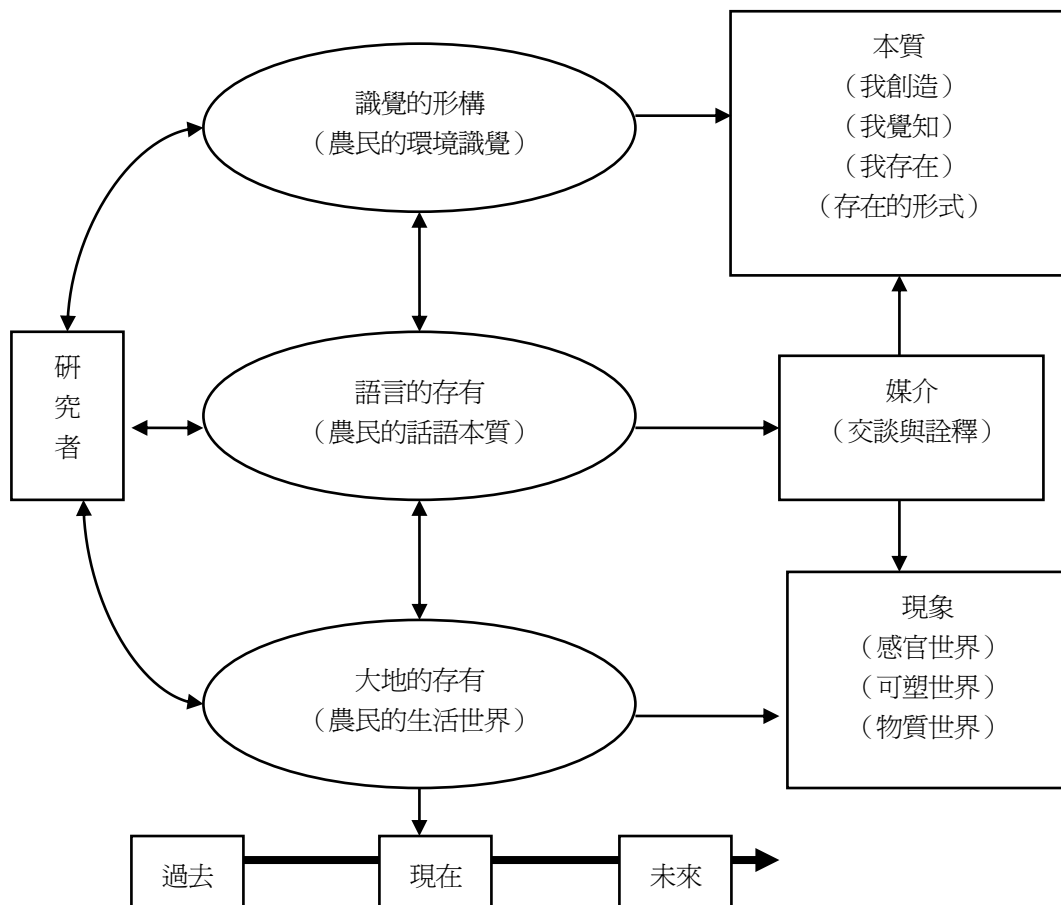


圖 1 研究架構圖

本研究架構圖分為三大部份，一為「大地的存有」、二為「語言的存有」、三為「識覺的形構」。所謂「存有」，意謂「在世存有」，也就是「在世界的展現」。詳述如下：

(一)「大地的存有」：農民的生活世界

胡塞爾「生活世界」的概念，就是我們原本直接經驗到的周遭世界。農民依賴自然條件過日子，是人地關係互動最密切者。因此，本部份希冀能透過農民的生活世界經驗，理解人地互動關係中的「感官世界」、「可塑世界」與「物質世界」。所謂「感官世界」意指透過農民的「視域」所經驗與理解的世界；所謂「可塑世界」意指世界是可塑與可改變的，農民在實踐生存活動時，必須採取一些相應的手段，進而形成可塑世界；所謂物質世界，即農民的生存空間，此空間可提供的條件與限制。

(二)「語言的存有」：農民的話語本質

語言作為詮釋的媒介，是從具體世界走向抽象世界的橋樑，是為了分析人的意識創造和認識世界過程的解釋，透過語言可體現生活世界中，個人、社會、文化與世界的標記。對海德格的存在主義來說，我們實際與事物交會的性質被包含在我們對語言的使用之中，說話的過程就是存在的自我展現過程。所以必須處理「農民的話語本質」，透過交談、詮釋分析，希冀能展現出農民的生活世界，進而理解農民的環境識覺。

(三)「識覺的形構」：農民的環境識覺

識覺的領域實質上承接了與個人經驗世界具體的、有意識的關係。因此，在理解農民的生活世界之後，尚需把外在世界存在的模式拉進主觀意識的辨證發展中。即在這個既有的世界裡，不同的主觀認知不該被忽略，相反地，應該認真面對這個事實，並探討它的意義，進而發現我存在、我覺知、我創造等存在的形式本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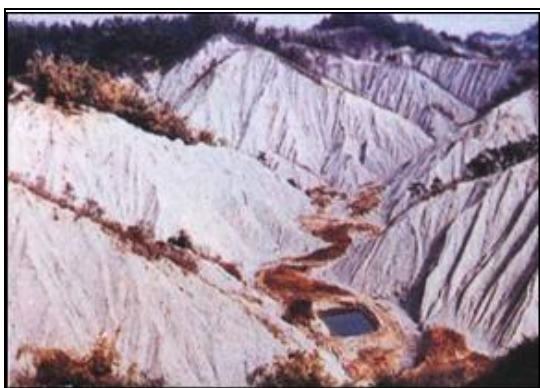
至於研究架構下方的「過去、現在、未來」，說明時間的無所不在，這個世界是由時間串起的一連串事件，時間是人、事與物存在的過程，時間是一切變化的紀錄。在我們的直覺深處，未來是開放的，直到它成為現在，而過去已被固定住了。這種過去固定、現在進行、未來開放的結構不

斷在時間中前進。而這種結構深植於我們的語言、思考和行為中，我們的生活世界正懸於此時空脈絡之中。

二、研究過程

(一) 抽樣方式與訪談對象

本研究根據地理實察發現，農民往往是泥岩區大地生活中的主要改造者，在荒涼貧脊的泥岩惡地中如何進行日常生存策略，實關乎其如何識覺此一「特殊的自然環境」與如何採取「相應的人文活動」。因此，本研究採「立意抽樣」(purpose sampling)，挑選泥岩惡地景觀最具指標性的太陽谷(照片 1、照片 2) 及烏山頂泥火山附近的農民做為深度訪談的對象。照片 1 為位於燕巢和田寮區交界的太陽谷，此處曾是一片荒涼的惡地峽谷景觀。其後，由於人為力量(農夫)的介入，使得泥岩惡地的河谷地帶，逐漸擺脫了原本所謂「月世界」的荒涼景觀，綠意盎然的果園已逐漸蔓延開來。



資料來源：照片取自 www.tncsec.gov.tw

照片 1 太陽谷荒涼的惡地峽谷景觀



資料來源：韓菊美，2004

照片 2 果園改變了太陽谷景觀

訪談對象如表 1 所示，A 先生即為照片 2 中果園的主人，他一輩子在此開墾栽種，泥岩區務農經驗豐富，具訪談價值；B 先生家族土地廣大，烏山頂泥火山附近及新養女湖的整座山頭均屬他們家族所有，然而如此不具經濟效益的土地，會產生如何的人地互動事實，值得深入了解；C 先生家族綿延四代，C 先生本身具有多重身分，是農民也是工廠老闆，在地方

上頗受信任，身兼民眾服務社理事、青年工作會會長及義消顧問等重任，亦深具訪談價值。

表1

受訪者基本資料

受訪者編號	年次	教育程度	居住地
A	24年次	不識字	高雄市田寮區七星里太陽谷附
A之妻	26年次	不識字	近
A之女	49年次	小學	
B	53年次	國中	高雄市燕巢區深水里烏山頂泥 火山附近
C	62年次	國中	高雄市燕巢區金山里太陽谷附 近

本研究的受訪者雖然不多，但均頗具代表性與探索性。關於樣本的代表性問題，事實上，就環境識覺研究的精神與內涵而言，每一個樣本均有其自己的主體性與代表性，這也就是為何現象學方法回歸主體經驗在環境識覺研究中彌足珍貴的原因。因此，我們關心的不是樣本數量的多寡以探討絕對的因果性，而是以探索、發現和歸納為導向，重視每一個樣本在此貧瘠土地求生存時主體性的感覺與知覺，即環境識覺。

(二) 訪談資料的蒐集

本研究以現象學方法的精神及態度進行深度訪談，重視下列事項：1. 重視受訪者的主體性、價值觀及對事件的意見及感受；2. 重視受訪者與周遭環境的各種關係，如訪談前完成泥岩區的相關地理實察，藉此關注研究現象的整體脈絡；3. 研究過程強調貼近於自然狀態進行，因此，研究者不企圖主導研究情境，而是以整體性和開放性的觀點來蒐集資料，研究過程具彈性。

本研究的訪談問題依嚴謹度包含「半結構式的訪談」(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及「非結構式的訪談」(unstructured interviews)，兩者交互運用，試圖盡量貼近受訪者日常生活交談的樣貌，使其在自然而然的狀態下，表達出個人的經驗、感受、認知及態度。此外，在訪談過程中均事先徵得受訪者的同意進行錄音，以利後續文字稿的謄寫。

(三) 訪談資料的分析

1. 建立訪談逐字稿

分析資料之前必須將所有的訪談錄音資料轉譯成完整詳細的訪談逐字稿，之後才進行資料的分析。如表 2 所示，逐字稿內容非常豐富，共計 149 頁、九萬二千餘字。由於本研究的研究者也是訪談者及逐字稿的轉譯者，親力親為較能掌握整個資料的脈絡，故較具可信度。

表2

訪談次數、訪談逐字稿頁數及字數

受訪者編 號	受訪者次 數	受訪日期	受訪時 間	訪談逐字稿頁數/ 字數
A	2 次	99.9.2/99.9.11	4.5hr	32 頁/19861 字
B	3 次	100.2.9/100.2.10/100.2.11	7hr	74 頁/44849 字
C	2 次	99.8.16/99.9.2	4.5hr	43 頁/27495 字

2. 分析訪談逐字稿

以訪談逐字稿的語言為文本時，交談分析 (conversation analysis) 詳細的操作流程可以對談話行動進行認識 (Nofsinger, 1991；引自李維倫，2004)。其具體分析步驟如圖2所示，說明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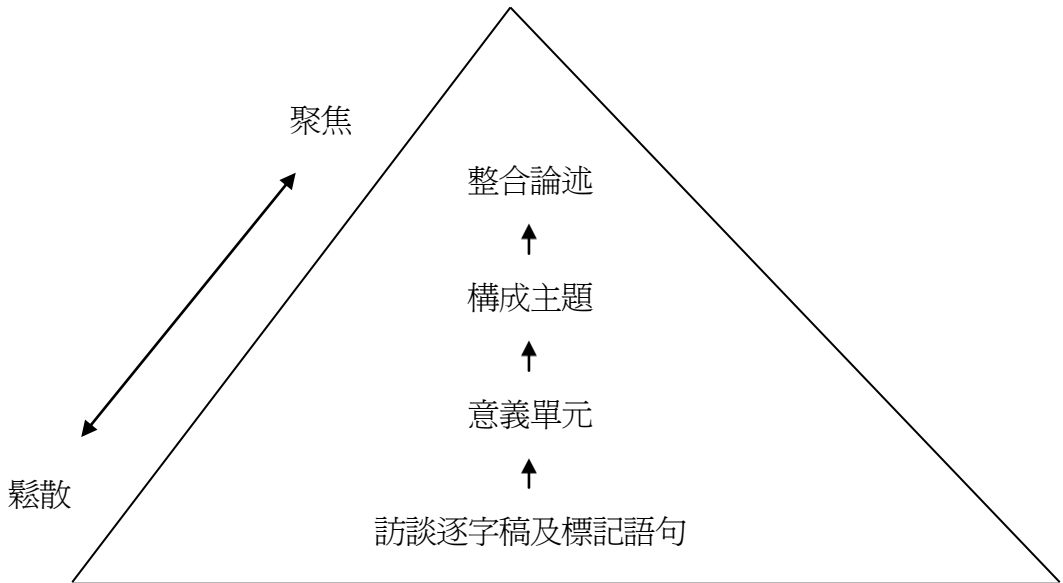


圖2 訪談逐字稿分析步驟

(1) 標記語句：由於逐字稿的語言概念是鬆散的，所以必須仔細閱讀數遍，並將重要概念標記語句，此動作類似我們閱讀時會以底線畫重點一樣。

(2) 區分意義單元：其次，將文本資料進行「意義單元」的區分，將所有描述的資料形構成種種意義單元的部分（蔡錚雲，2006）。如此做的重點，不在於方便檢驗它，而是要我們回頭重讀資料，將意義單元串連起來。Giorgi（1997）認為這是現象學方法獨特之處，因為，一般科學的研究方法是先設立一些判準，再從實際的資料中找尋相應的事實，但現象學的研究方法卻在發掘（discovery）、從資料中發掘意義。

(3) 構成主題：由於受訪者的文本資料往往是由日常生活的觀點來陳述，故研究者須把他們的陳述翻譯到專業術語之中。「整併」的工作是把拆解開來的理解再扣回成一個完整的經驗結構描述，「構成主題」的形成並不完全受制於意義單元限定的意涵，反而是進一步進入「部分—整體」的運動之中，將「構成主題」綜合為研究者欲表達出的具體生活經驗的本質結構。

(4) 整合論述：經過多次的拆解與再整合，發展出一個「整合論述」來把握存在的可能樣態及識覺。

(四) 訪談逐字稿內容分析示例

由於訪談逐字稿內容多達149頁、九萬二千餘字，故不宜顯示所有的分析過程，因此僅以個案B的訪談逐字稿中擷取前二頁作為內容分析的示例，其餘則依此類推。

1. 訪談逐字稿的經驗描述及標記語句 (以底線標記)

訪談對象：B 先生、53 年次、已婚、育二兒一女	
教育程度：國中	
訪談日期：100.2.9	
訪談時間 / 地點：3:30pm~6:00pm / 烏山頂泥火山附近的××土雞城	
說話者	語句內容
我	你們祖先留下來的地在哪裡啊？
B	我們祖先留下來的地就是 <u>新養女湖那邊整座山</u> ，還有這裡也有一些，那後來這邊是我爸爸再自己買的！
我	這一塊是你爸爸自己買的，新養女湖那邊是祖先留下來的，新養女湖那邊的地不好耕作吧？
B	<u>這邊也一樣，不好耕作，而且新養女湖那邊的地好像是規劃為山林保育地</u> ，雖然是私人土地，但是好像是水源區，政府規定不能開墾耕作，什麼都不可以！
我	就是你原本有耕作的，你可以繼續，但是不可以再擴大，是不是？
B	也不是不能擴大， <u>就是不能砍伐</u> ！
我	樹不能砍，但是地是你們的！
B	對！他說砍樹水土保持會不好！ <u>採收可以，就是你有果實可以採收</u> ，像我們那邊都是龍眼樹！
我	<u>喔！你們主要是種龍眼樹</u> ，那跟棗子不一樣，棗子的話到時候都要砍呢！

B	因為棗子不算是長年植物，像龍眼樹就算長年植物。長年大概有五十年、一百年以上。像棗子每收成一次就要砍一次，芭樂大概壽命六到十年就差不多了！
我	芭樂也是不長，六到十年，那你們主要是種龍眼？
B	種龍眼樹和一些竹筍，竹筍也算是水土保持的作物，因為它的根很細很多，水土比較不容易流失。
我	你們新養女湖那邊的地大概多大？
B	我的話大概有二甲地。
我	那你現在忙生意，那邊怎麼照顧啊？
B	有時間就去看一看而已！
我	還可以兼顧啊！
B	可以啊！龍眼收成的時間很短，它開花結果不算，大概我們二甲地，光收成大概一個月左右。收成時才有雇工！
我	那一個月就比較忙，那這邊的生意呢？
B	一樣啊！照做啊！
我	我發覺農人都很厲害，就是有一份工作，還要務農！
B	務農收成和一般比是很不好，像我們一年下來二甲地好的時候大概二十幾萬，如果像一般的話大概十萬左右，像你還要雇工、噴灑一些農藥，你光是買一些農藥啦！機具啦！雇工啦！收一收都給人家，自己也沒賺到什麼錢。所以現在務農的話，大概真的是都比較苦一點的生活。
我	所以那邊只是因為祖先留下來，所以你們就這樣繼續收？
B	繼續收，但是就是不要浪費它，但是你祖先留下來的東西，你總不能丟在那邊！
我	你有沒有想過出租給別人？
B	那個出租很便宜啦！其實我想也沒有人願意想去做，因為我算一

	算，一年下來，光是收成也才一二十萬，做工隨便都比這個好，你要想做農早上很早就要去除草，或是趕獼猴，因為獼猴很多！
我	真的喔！新養女湖那邊有猴子？
B	一樣啊！我們這邊也很多！一次來就四、五十隻！那像我們這邊差不多也一甲地，我現在有種一些芒果，結果我收成都沒有機會！全部被採光，不是人，是猴子！

2. 意義單元：拆解與改寫

單元 1

對 B 先生而言，泥岩區家族的土地，主要分布在新養女湖那邊整座山，那是祖先留下來的，還有烏山頂泥火山這邊也有一些，這邊是爸爸再自己買的！這些土地都不好耕作，而且新養女湖那邊的地好像是規劃為山林保育地，雖然是私人土地，但好像是水源區，政府規定不能開墾耕作，什麼都不可以！就是不能砍伐！他說砍樹水土保持會不好！採收可以，就是你有果實可以採收，像我們那邊都是龍眼樹！

單元 2

B 先生認為龍眼樹和棗子樹不同，因為棗子不算是長年植物，龍眼樹就算長年的植物。長年大概有五十年、一百年以上。像棗子每收成一次就要砍一次，芭樂大概壽命六到十年，就差不多了！B 先生的土地，主要種龍眼樹和一些竹筍，竹筍也算是水土保持的作物，因為它的根很細很多，水土比較不容易流失。

單元 3

B 先生新養女湖那邊的地，大概有二甲地，但有時間就去看一看而已！龍眼收成的時間很短，它開花結果不算，大概我們二甲地，光收成大概一個月左右。收成時才有雇工！這邊土雞城的生意照做啊！因為，務農收成和一般比是很不好，像我們一年下來二甲地好的時候大概二十幾萬，一般的話大概十萬左右，像你還要雇工、噴灑一些農藥，你光是買一些農藥啦！機具啦！雇工啦！收一收都給人家，自己也沒賺到什麼錢。所以現在務農

的話，大概真的是都比較苦一點的生活。

單元 4

對 B 先生而言，務農是沒有賺錢的，但因為是祖先留下來的地，所以就必須繼續收，就是不要浪費它，祖先留下來的東西，你總不能丟在那邊！至於是否想過出租，B 先生認為那個出租很便宜啦！我想也沒有人願意想去做，因為，一年下來，光是收成也才一、二十萬，做工隨便都比這個好，你想想做農早上很早就要去除草，或是趕獼猴，因為獼猴很多！除了新養女湖那邊有猴子，烏山頂這邊也很多！一次來就四、五十隻！像我們這邊差不多也一甲地，現在有種一些芒果，結果我收成都沒有機會！全部被採光，不是人，是猴子！

3. 構成主題

在現象學的觀點下，經驗是一個整體，雖然我們可以語言的協助而針對部分來考察，但這些部分仍是彼此相關聯的。因此，找出意義單元之後，研究者必須綜合為一完整的經驗結構描述。

主題 1：土地的擁有與限制

單元 1 構成土地的擁有與限制的主題。對 B 先生而言，土地所有權來自於祖先分產及父親購買。但由於位處於水源保護區，因此受限於水土保持法的規定，即使在自己的私人土地上，亦不得砍樹。這限制對於務農者而言，等於宣告不能再多花心思照顧果園，必須任其自然生長，因此，B 先生的認知是該採收時就採收，其餘什麼都不可以！

主題 2：對果樹的認知

單元 2 構成對果樹認知的主題。B 先生認為龍眼樹屬長年植物，壽命大概有五十年、一百年以上。但棗子不是長年植物，因此，每收成一次就要砍一次。芭樂的壽命大概六到十年就差不多了！B 先生的土地，主要種龍眼樹和一些竹子，他認為竹子也算水土保持作物，因為它的根很細很多，水土比較不容易流失。

主題 3：務農的收支

單元 3 構成務農收支的主題。B 先生在新養女湖的地大概有二甲，由於

龍眼收成的時間大概一個月左右，因此，只有收成時才有雇工！至於土雞城的生意則照做，因為，務農收成和一般行業比是非常不好的。B 先生一年二甲地的收成，好時大概二十幾萬，一般則十萬左右，加上雇工、噴灑農藥、買機具等支出，幾乎賺的錢都給別人了。因此，他認為現在務農的生活真的比較苦一點！

主題 4：繼續務農的理由

單元 4 構成繼續務農的理由之主題。對 B 先生而言，務農沒有賺錢，但因為是祖先留下來的地，所以就必須繼續處理，不能浪費它，不能丟在那邊！至於是否想過出租，B 先生認為出租很便宜，而且可能也沒人願意去做，因為一年下來的收成也才一、二十萬，隨便做工都比務農好。

主題 5：獼猴的破壞

單元 4 構成獼猴破壞的主題。B 先生認為獼猴很多！新養女湖及烏山頂都一樣很多！一次就來四、五十隻！像烏山頂這邊的一甲地，B 先生種了一些芒果，但都沒有收成的機會，因為，全部被猴子採光了！

4. 整合論述

根據構成主題，接著需綜合成一個完整的處境結構描述。由於本部份僅以 B 先生二頁訪談逐字稿示例，故此處暫不進行整合論述。然而，由上述已完成的分析步驟，我們可看到透過研究者與受訪者互為主體的對話，以及交談分析多次的拆解與整合，雖然只有二頁內容的分析示例，實已呈現受訪者對這片土地「在世存有」且「自然而然」的環境識覺了。

肆、資料分析與討論

農民的生活世界可透過物質世界、可塑世界及感官世界等三方面來揭示，分述如下：

一、物質世界：農民對水土資源的認知與變化

在貧瘠泥岩區生活的農民，首要面臨的生存條件便是對「水土資源」的認知理解。以下就「土地所有權」及「水資源」的認知與變化兩方面進

行分析討論：

(一)「土地所有權」的認知與變化

泥岩區的「土地所有權」，約可分為三類，C先生指出「這邊的土地有的是祖先留下來的，有的是林務局的土地，一些是“埔育地”(台語)，就是山溝沖下來的，我們都說“埔育地”，卡鬆ㄝ！比較平就可以耕作。」“埔育地”提供他們栽種的契機，它的特性是「土質比較鹹、比較貧瘠，但結果比較甜，人說鹹地。」

1. 對沒有土地者而言：利用“埔育地”墾植

A先生出生於1935年代，不識字，家中有十個兄弟姊妹，他排行最小，因此，當兵前從未做過工作，只有看牛而已。這樣的背景條件，使其缺乏獨立自主謀生的危機意識及技能。當兵退伍後，就在住家附近的太陽谷河谷開墾，在此栽種近五十年之久。以前這片土地「沒有在管什麼！」直到2006年A先生的墾地被法院判決應歸還給林務局，且被判罰「四十萬元」，自此，A先生的生活陷入惡性循環的處境中。

A先生之妻哀怨道：「我們做那塊地，錢都花在那，白白虧掉！你看多夭壽，我常懇求他們給我們原租，他們不要！做人不應該這樣，你不給人家做，為什麼不盡早阻止？」對一個不識字、七十幾歲的山中老太婆而言，以他們有限的常識，對土地被沒收的看法是如果這谷地不准栽種，政府為什麼不盡早阻止？等他們一輩子的心血都投資在這片土地上，老邁時才被沒收墾地，這結果對他們而言，等於謀生的命脈被切斷！「可憐啊！你要給人種就種，不給人種就不給人種，做人不可以這樣！我們不是沒有給他請求呢！只差沒有跪下去。」據此可知，老一輩的農民對於法律是完全沒有概念的，他們只認為收回土地，此舉違反做人的基本道理。

事實上，A先生一輩子在此墾植，生活十分困苦。誠如其女兒說道：「我被人笑說：他們夫妻有工有吃，沒工妳們就要做乞丐（台語）！我父親老被人催債，看到就討債，他就說：不然我賣老婆、賣女兒還你！我父親以前好窮喔！」顯然，A先生貧窮一輩子，沒有自己的土地、沒有法律的觀念，一生的心血都投注在太陽谷河谷地，但終究卻歸零。由於太陽谷為國

有林班地，屬於阿公店水庫上游的水土保育區，因此限制很多。尤其，隨著時間的遞嬗，國土保育的執法愈趨嚴格，因此，這些早期原墾卻沒有租約的農民，紛紛陷入土地被收回的厄運中。

2. 對擁有土地者而言：認為土地經濟效益差

B 先生出生於 1964 年代，國中畢業，其土地所有權來自祖先分產及父親購買，「我們祖先留下來的地就是新養女湖那邊整座山。」B 父購買的土地則在烏山頂泥火山附近，當初 B 父會買這塊土，理由是「這邊的地還算蠻好的，蠻平整的。因為當初我們還住在新養女湖，交通很不方便，走來這邊做事比較近！新養女湖到這邊大概二十分鐘左右。當時買這邊的地很便宜啊！如果他去買好一點的地，可能只能買一分地、兩分地。當時他們買就是整個一甲地差不多十萬塊。」由此可知，B 父買地的理由，包含距離新養女湖較近、地形較平整且價錢較便宜。

然而，B 先生雖然擁有三甲地，但他認為這種土地「經濟效益真的是差到沒辦法講！」因為「第一、一定要有水，要灌溉嘛！第二、要找工人幫你看管這些東西，第三、這些獼猴就是個問題，因為所有的水果，獼猴都吃，不管熟或不熟他都吃！你就根本沒有收成！」像 B 先生烏山頂的芒果園，這五、六年來都沒有收成。顯然 B 先生雖然擁有不少土地，但他認為山坡泥岩地沒有經濟價值，除了無法涵養水源外，近年獼猴的破壞也愈趨嚴重。

3. 對部分擁有、部分佔有土地者而言：擔心土地被林務局收回

C 先生出生於 1973 年代，國中畢業，其土地所有權來自祖先及父親的分產，但有部分土地也是早期祖先原耕，卻沒有土地所有權。原因在於「以前的人，沒錢繳稅金，用租的比較便宜，後來土地沒變更，就變成林務局的。這個雞冠山以下事實上都是我們祖先留下來的比較多，在日據時代要變更時，沒去辦理，現在都跟林務局承租啊！」由此可知，以前的人沒有土地所有權的概念，錯過繳稅金及土地變更的時機，因而喪失土地所有權。

自從田寮太陽谷 A 先生的土地被沒收後，C 先生亦感緊張，「我們聽說林務局收到田寮了，我們燕巢這邊大家也緊張的要死！因為，你耕作錢

都吞下去了，萬一突然收回，非常沒有保障！」但他也深感不平，因為「他們都不知道有些人在這邊已經住很久了，你突然管制起來，不給他們耕作，不合理！」由於 C 先生本身具有多重身分，在地方上頗負信任，因此，關於墾地隨時面臨被沒收的處境，他採取的策略是向立委陳情，訴求爭取成為原墾農，希望「耕作的土地要合法」、「就是給我們租約單啦！或是放領啦！就是我去申請，就給我所有權狀。」C 先生曾經身背一袋的陳情書到立法院，立委直接叫林務局局長來，局長說「這沒辦法，依法行事！」顯然爭取原墾農之路，遙遙無期，困難度極高。

(二)「水資源」的認知與變化

1. 依賴雨水

泥岩土質缺乏保水力，因此依賴雨水。B 先生認為「我們烏山頂這邊靠天公伯，它下雨才有的吃，不下雨就完蛋了！」至於儲水可否的問題，B 先生認為「這邊儲水要有規劃，你儲一點根本不夠用，你儲多的話也沒有地方。鑿一個蓄水的要一、二分地，你頂多一、二分的地用，而且整年度下來，它一樣會乾枯掉。」顯然，除了雨水，其他蓄水措施必須付出較高的成本，且未必能長久使用。

2. 烏山頂不宜鑿井

B 先生認為烏山頂這邊不宜鑿井，因為「沒人敢打、怕泥漿跑出來！萬一打到泥漿，你怎麼弄走，而且泥漿一跑出來，可能源源不絕！」所以烏山頂這邊沒人敢鑿井。「很多鑿井師傅來看說你們這個很危險！如果泥漿在我們自己的田地也就算了，但是泥漿溢出它一定會往下流，流到別人的土地怎麼辦？」沒有井水，也不容易儲水，因此，烏山頂這邊主要屬於看天田。

3. 太陽谷蓄水池

關於蓄水池，在太陽谷墾植近五十年的 A 先生的經驗是「以前做埤仔是可以的！沒有在管什麼！」但後來「就不給我們做，我們就放棄了！」以前做埤仔的成本很高，「那個坍了就還要！怪手來做！那時候一天六千元。有時還要挖水溝，做幾個禮拜喔！做那個划不來ㄝ！」顯然蓄水池的

成本很高，且需不斷的花錢維護。

C先生家族在太陽谷附近也有一個蓄水池，「它本來是一個堀啊！水很少，我們填路時把它補高，雨水下來就可以存多一點水。那是我爸爸那個年代弄的，差不多一、二十年了，當時林務局也有意見啊！我爸叫立委去陳情說做蓄水池用的，後來處長發文說無條件給我們使用，但不要再挖了！」據此可知，一、二十年前動用怪手挖水池蓄水，林務局雖有意見，但拜託民意代表陳情，似乎還有作用，現在則無效了！「林務局最近上班的比較不用。以前不要說議員、立法委員，連鄉民代表都可以去說。現在不是了，連立委也不理，照辦。叫議員來，他們的第一句話也只是說我們依法辦理啊！你也不能給我怎麼樣。」顯然，在泥岩區生存愈來愈不易，除了水資源缺乏外，法律的執行也愈來愈徹底，人情關說似乎已行不通。

二、可塑世界：農民對自然環境的利用與相關因應策略

（一）泥岩區務農的理由

在泥岩區務農，除了自然環境的限制外，政策法令的規定，也使農民覺得綁手綁腳，不盡合理。C先生指出：「我們這邊屬水土保育區，所以土地要翻耕都要申請，連私人土地也管制。你只要動到怪手他就說你濫墾，只要被鄉公所或林務局看到，通報上去就要罰六萬元！像土都不能亂動！你如果申請翻耕，你的土要維持在這兒，如果你一直堆，堆高一點，他看到會說你從哪裡偷挖的，其實我是挖這裡的土先放旁邊，要翻耕是不是要挖下面的土上來，再填回去，那些不懂的人，認為你是偷挖的，還要開你單喔！」由此可知，C先生認為在私人土地上翻耕務農也充滿了風險，因為執法的專員可能因不懂農事而誤解、亂開罰單。由上述可知，泥岩區生存大不易，然而何以有人願意在此務農？理由如下：

1. 「別無選擇」的選擇

C先生認為「也是沒辦法，沒有土地的人，就會開發那種土地耕種。就是因為農民沒有土地，才種在這邊。」顯然，早期祖先也是在別無選擇的情況下墾植於此。

2. 「土地不能荒廢」的信念

泥岩區後代子孫繼續在此務農的理由，C 先生認為「有土地不能放著浪費、有空地就會自己種菜。要是我們的土地荒廢在那邊，不用我們的人罵，別人就會罵了！除非是都市人買的放在這邊，要是本地人荒廢，就會被罵了！」「有的高雄市人來這邊買地，沒有耕作，雜草叢生，我們會想辦法打聽地主是誰，是不是可以免費看顧、給他種。」土地不能荒廢，對農民而言是天職，也是責無旁貸的事。

3. 「閒言閒語」的壓力

對 B 先生而言，務農是沒有賺錢的，但因為是祖先留下來的地，必須「繼續收，不要浪費它，不然像我收一收都給人家，自己也沒賺到什麼錢！但是祖先留下來的東西，如果我不照顧，那人家會說賺錢了啊！地就荒成這樣不整理，我們鄉下就是很怕人家講話，不怕沒有錢啊！沒錢就算了，那是我的事啊！人家講話你就會有壓力啊！」所以，B 先生務農的情形是「還是要花錢啊！我是整理給別人看，不是整理說我去收成的。」由此可知，B 先生雖然認為這片土地的經濟效益不高，務農也無法賺到錢，但是根深蒂固的傳統觀念及三姑六婆的閒言壓力，使其整理祖產土地是給親友交代的。

（二）務農與天氣的關係

農業勞動條件變化無常，誠如下雨天農民沒辦法到田裡工作，就會放“天公假”。不過，還是得會先去巡田水，C 先生說：「如果下大雨你不把水撥出去，它會浸著，如果漲高，它會把旁邊的埂沖壞，如果補好，整天就沒事了，那就是“天公假”。」雨天除了要補田埂外，由於雨水會把農藥洗掉，所以之後尚需噴灑農藥。B 先生說：「像芒果、棗子、芭樂，每下一次雨就要噴一次農藥，因為下雨會把農藥洗掉，病蟲害就來了！」農民認為噴灑農藥很重要，雨過後就得馬上補噴，否則病蟲害會使農作物無法收成。

颱風天棗農會比較累，因為棗子多屬網室栽培，所以，C 先生指出「他們要巡一巡、看一看網子有沒有飛走！看要飛走了，有的農民會去拉。綁得住就盡量綁，風比較大時，網子一掀，人會被帶走。我有一個同學，他要去拉，風突然灌進，飛到一樓高又掉下來，好在人沒怎麼樣，因為下雨

土已經很軟了，已經五、六個人幫忙拉了，還被拉上去，所以農民也做很多危險的事。」農民必須冒著生命危險去拉回強風中的網子，因為網子的成本亦很高。

（三）務農與土壤的關係

泥岩由於含鹽量高、鹼性強、顆粒細及孔隙小，並不利植物的生長。農民在土壤改良方面，除了使用化學肥料外，C先生指出「這邊用有機肥比較多，有機肥是指雞屎、牛屎下去拌的！」不同地區土壤不同，種出的水果口感亦不同，C先生的同學曾因棗子種得很好而上電視，「他種的棗子就是好吃！他們的地是在阿公店旁邊，不知是不是沙地，他棗子的甜度可以提升的很高。不過我們這種地，種出來的較清甜，因為土壤不一樣，肥料也不一樣，他的成本比較高，我們的沒辦法那麼大顆，那麼大顆必須打掉很多，產量會比較少。」據此可知，不同的土壤、不同的肥料、不同的方法及不同的成本，均會影響果樹的甜度及大小。

三、感官世界：農民對泥岩的相關認知

（一）泥岩命名的依據

「泥岩」一詞，在學術界是普遍的認知，但對於在地的農民反而陌生。C先生沒聽過“泥岩”，但聽過“月世界”及“白崩坪”，「月世界隔壁鄉而已，我們這個也類似月世界。“白崩坪”的白是指顏色，崩坪指會崩落。每次下過雨後，要是很久沒長草，上面會浮一層白白的。我們這邊有人說那是鹽。下雨，它就空空的、軟軟的，容易流下來。」這些命名顯示農民對泥岩認知的成果與表達的符號。

（二）泥漿與皮膚的關係

C先生對泥漿與皮膚關係的理解是「沒試過，不知道！以前聽過養女湖、泥火山的土可治皮膚病。我曾拿狗去試驗，真的有效。狗比較容易得皮膚病，整隻給它抹一抹曬太陽，曬完再清洗乾淨，一次就好了。」顯然，拿動物試驗的風險比人類低，且將皮膚病的狗用泥漿敷身體，至少有阻絕蚊蟲叮咬的機會，進而讓皮膚痊癒。然而，泥漿對人類皮膚的功效如何？C先生認為「有聽很多人在講，但實際很少人在用，都是外地人在用。以

前有人挖來賣，用寶特瓶裝，一罐 50 元。」顯然源源不絕的泥漿被腦筋動得快的人將其商品化，但在地人倒是不敢嘗試。此外，關於泥漿可美白的傳聞，C 先生「有聽過泥漿可以美白。」但他不認為泥漿可以開發成泡泥漿美白區，因為「那會過度開發，泥火山已變成保護區不可以開發。」顯然，在地人對於保護區的限制十分有概念。

(三) 泥岩與植物的關係

B 先生在烏山頂種芒果，原因是「這種地不適合種龍眼。」但是新養女湖可種龍眼，因為「新養女湖是山坡地，我們這邊是平面的，你種的話，它的根伸進去就會馬上吃到泥漿，所以它的根沒辦法往下扎。」但是「金煌、棗子、芭樂這類東西沒有直根，它往旁邊生，不會直接伸到泥漿。」顯然農民為了利用泥岩土地，觀察入微，連植物的根系生長情形都需注意。此外，B 先生也曾在烏山頂種田，「我小時候就種過田，稻子的根很淺，可能不到一尺。」所以烏山頂這邊大概有五、六尺的表土不是泥岩，B 先生稱為「瘦地」(台語)，就是沒養分的地。以務農來說，它的經濟效益真的很差，之前我們種稻，一甲地才收成三、四千斤，一般平原的收成大概六、七千斤。」由此可知泥岩區農民生計的艱難。

伍、結論與省思

一、結論

在泥岩區務農，可謂「天不時、地不利、人不和！」的生存處境，所謂「天不時」意指水的來源是一大問題，農民必須付出更多的成本，才能有灌溉水源；所謂「地不利」意指土壤貧瘠，因此，栽種前必須先改良土壤；所謂「人不和」意指政府的種種管制措施，使農民在感受上覺得動則得咎、動則被罰款。整合論述之，可以圖 3 顯示泥岩區農民的环境識覺內涵與形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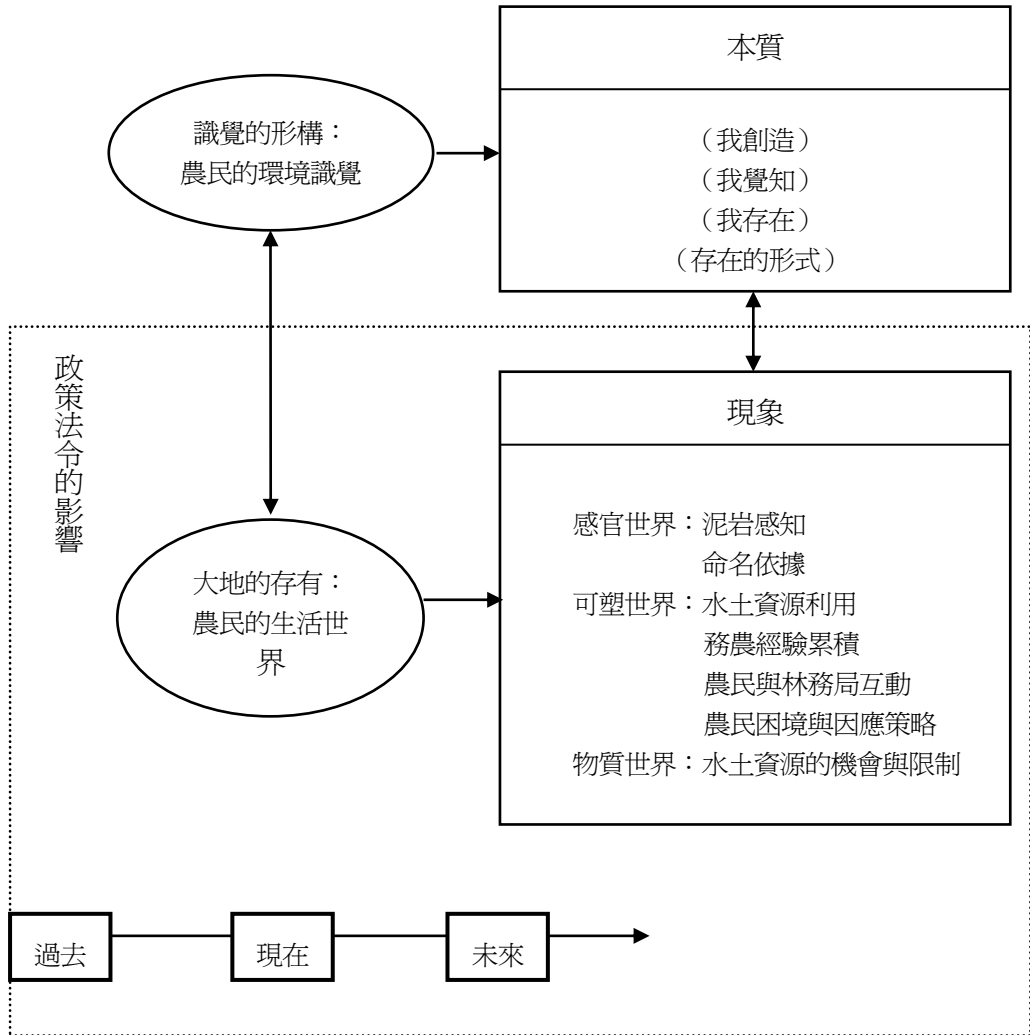


圖 3 泥岩區農民的環境識覺內涵與形構

圖中最下方以時間為基礎，時間之流被我們以過去、現在和未來所標示，看似切割，實為一個相互影響的整體。就泥岩區的農民而言，生活世界的種種現象隨著時間的前進，產生了各種不同的樣態，但在變化之中，背後總隱含著政策法令的影響，諸如「土地所有權」在不同時代背景，農民有不同的理解，從以前毫無概念到近年警覺必須爭取原墾農的認知變化。泥岩區農民的生活世界除了受政策法令深刻、密切的影響外，尚可透過物質世界、可塑世界及感官世界等三方面來說明。分述如下：

1. **物質世界**：在物質世界中，泥岩區僅能提供少量的水土資源，使得在此栽種的農民必須付出更多的成本與心血，才能有所收成。雖然，政策法令認為開發此種邊際土地，效益不大且破壞水土，但如果從時間的洪流裡視之，在地農人的祖先選擇這樣的環境墾植，顯然也是情非得已的生存之道。

2. **可塑世界**：在可塑世界中，雖然泥岩區的水土資源有限，但農民仍透過改良土壤、築溝蓄水等作為，將荒地化為可種之地。農民在泥岩區務農，除了需克服自然的不利因素外，其實，亦隱含傳統家族土地繼承制的影響，因此，後代子孫必須守護這片土地，否則會有背祖忘宗的罵名。此外，透過務農經驗的累積，農民因此了解各種不同植物的特性及植栽技術。在可形塑的世界中，農民總是默默的與大地及栽培作物對話，但置身於特定水土保持區之後，農民與林務局專員互動、衝突的機會增加，農民反而被再形塑的枷鎖牢牢套住，種種的限制使農民深感土地利用被鎖死！因此意識到應該爭取成為土地的主人，而不是淪為喪失祖先土地的無根之人。但是知識水平低、資訊接收不發達及交通不便的泥岩區農民，可憑藉何種有利的條件爭取成為原墾農？C 先生的多重身分，使其在爭取原墾農之路上，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但漫漫長路，他亦自知不容易改變既定的事實。

3. **感官世界**：在感官世界中，農民對地形的命名，說明了他們感官上的焦點，諸如“白崩坪”命名的顏色與崩落狀態的說明；在泥漿美膚的想像上，農民雖不敢肯定其功效，但也無法否定；對於地底泥漿庫深度的想像，使農民不敢隨意鑿井，甚至連植物根系生長的情形，亦與泥漿作聯想。

簡而言之，本研究透過現象學的理論與方法，經由語言文本所呈現的生活世界觀即是農民的環境識覺內涵。此意謂通過語言，存有才能被理解，在具體的語言脈絡中，帶有主體特色的理解得已開顯。因此，環境識覺形構的本質和存在的形式關係密切，即識覺形構脫離不了人存在處境的主體表述，也就是我存在、我覺知、我創造的本質形式。

二、省思

從環境識覺的思想脈絡考察可知，識覺的形成是一種整體生活境遇的

結果呈現，因此，我們實難以從切割的片段問題中拼湊出主體性的識覺。省思台灣環境識覺的相關研究中，目前仍以量化為主流，量化研究要求受訪者在有限的答案中勾選，這樣的研究設計雖有其科學立場，但從現象學的角度視之，此種方式是無法顯現受訪者主體性的識覺，相對的，這可能只是反映了研究者自己生活經驗中可臆測到的識覺選項。因此，環境識覺研究不能只滿足於形式上的統計數字呈現，需進一步回歸日常生活中種種具體的經驗描述，如此方能符合「以人為主體」的邏輯，進而揭露識覺的整體性本質。

然而，在應用現象學分析的同時，其判準議題事實上也不容忽略，即是否「值得信任」（*trustworthiness*）的問題。換言之，我們用什麼準則來建立現象學方法的描述和解釋的可靠性（*reliability*）？從現象學的角度來看，可靠性這個議題首先涉及到解釋是否恰當的問題。Churchill, Lowery, McNally & Rao (1998) 和他的同事曾試圖處理解釋相對性的議題，結果顯示現象學的解釋提供了某種程度的相同及差異，但這些差異並不表示作為一種方法的現象學是失敗的，而是證明人類的解釋永遠只是「部分的」（Seamon, 2000）。換言之，現象學方法的解釋只是各種解釋的可能性，關鍵在於研究者是否能吸引讀者進入他的發現，讓讀者擺脫慣常的認知，沿著新途徑更深刻地去理解他人的世界。

Polkinghorne (1983) 曾提出四個特性，以幫助讀者判斷現象學解釋的可信度：(1) 生動性（*vividness*），指吸引讀者產生現實感和信實的特性；(2) 準確性（*accuracy*），指讀者在他們自己的生活世界能夠認識到這種現象，或他們可以共鳴地想像這種情況；(3) 豐富性（*richness*），這涉及審美深度和描述品質，以使讀者可以帶著情感及知性進入解釋；(4) 簡潔（*elegance*），指得體的、有系統的描述，甚至以優雅的或尖銳的方式披露現象。使用這四個標準，可以作為評估具體現象學分析工作的成效參考。總而言之，我們在環境中生活的方式，其實也正是在環境中識覺的方式。本研究透過現象學「生活世界」的理論及方法所呈現的環境識覺研究，揭示了泥岩區農民日常生活豐富的可能樣態及意義。雖然，不可能呈現完整

的環境識覺內涵，但終究是一條逼近農民主體性所昭示的環境識覺研究路徑。

參考文獻

- 汪文聖（2001）。現象學方法與理論之反思：一個質性方法之介紹。**應用心理研究**，**12**，49-76。
- 李天命（1976）。**存在主義概論**。台北市：台灣學生書局。
- 李德河、林宏明、楊沂恩（2002）。泥岩邊坡之穩定處理。**地工技術**，**94**，41-52。
- 李維倫（2004）。以置身所在做為心理學研究的目標現象及其相關之方法論。**應用心理研究**，**22**，157-200。
- 李維倫、賴憶嫻（2009）。現象學方法論：存在行動的投入。**中華輔導與諮商學報**，**25**，275-321。
- 吳豐維（2007）。何謂主體性？一個實踐哲學的考察。**思想**，**4**，63-78。
- 洪漢鼎（2008）。**重新回到現象學的原點**。台北市：世新大學。
- 倪梁康（2005）。**現象學及其效應：胡塞爾與當代德國哲學**。北京市：三聯。
- 倪梁康（2007）。**胡塞爾現象學概念通釋（修訂版）**。北京市：三聯。
- 施添福（1980）。地理學中的人地傳統及其主要的研究主題。**師大地理研究報告**，**6**，203-242。
- 高淑清（2001）。在美華人留學生太太的生活世界：詮釋與反思。**本土心理學研究**，**16**，225-285。
- 徐輝富（2008）。**現象學研究方法與步驟**。上海市：學林。
- 張文章、阮亞興（2003）。惡地創生機—泥岩裸露邊坡之護坡工程。**泥岩自然生態工法研討會論文集（頁 161-170）**。台北市：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第四工程所。
- 張毓棻（2008）。日本時期台灣西南部泥岩地區經濟活動的重建—以高雄縣燕巢地區為（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高雄師範大學，高雄市。
- 陳盟文（2006）。土胎植生工法於泥岩護坡成效之研究（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成功大學，臺南市。
- 陳俊輝編著（1991）。**新哲學概論**。台北市：水牛。

- 董金進、阮亞興 (2003)。惡地創新機—泥岩地區之自然生態工法。泥岩自然生態工法研討會論文集 (頁 117-127)。台北市: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第四工程所。
- 蔡錚雲 (2006)。現象學心理學的理論與應用 (第二部分): 實徵與詮釋兩種應用模式系譜上的對照。應用心理研究, 29, 53-70。
- 鄧曉芒 (2008)。哲學史方法論十四講。重慶市:重慶大學。
- 魏光苜 (2006)。「生活世界」—由「視域」理論到「場域」。環境與藝術期刊, 4, 17-23。
- 韓菊美、宋國城 (2005)。人地關係—全球變遷下的省思。全球變遷通訊雜誌, 47, 28-32。
- 韓菊美、吳連賞、宋國城 (2011)。現象學地理學視角下的環境識覺研究~以燕巢泥岩區為例。環境與世界, 23, 19-48。
- 羅麗君 (2011)。時間意識和歷史性: 胡塞爾現象學中的歷史觀點。國立政治大學哲學學報, 26, 37-60。
- 鐘寶珍 (1991)。惡地上的人與地--田寮鄉民生活方式的形成與內涵(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台北市。
- Allport, F. (1955). *Theories of perception and the concept of structure*. New York, NY: John Wiley.
- Churchill, S. D., Lowery, J. E., McNally, O., & Rao, A. (1998). The question of reliability in interpretive psychological research: A comparison of three phenomenologically based protocol. In R. Valle (Ed.), *Phenomenological inquiry in psychology: Existential and transpersonal dimensions* (pp. 63-85). New York, NY: Plenum Press.
- Downs, R. M. (1970). Geographic space perception: past approaches and future prospects. In C. Board et al. (Eds.), *Progress in Geography 2* (pp. 65-108). London: Edward Arnold.
- Giorgi, A. (1997). The theory, practice, and evaluation of the phenomenological method as a qualitative research procedure. *Journal of Phenomenological*

Psychology, 28(2), 235-260.

Gold, J.R. (1980). *An Introduction to Behavioral Geography*. New York,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eidegger, M. (1971). *On the way to language* (translated by P. D. Hertz). New York, NY: Harper and Row.

Husserl, E. (1970). *The crisis of European sciences and transcendental phenomenology: An introduction to phenomenological philosophy* (trns. by D. Carr), Evanston, I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Husserl, E. (1992)。歐洲科學危機和超越現象學（張慶熊譯）。台北市：桂冠。（原著出版年：1970）

Husserl, E. (1995)。純粹現象學通論（李幼蒸譯）。台北市：聯經。（原著出版年：1913）

Husserl, E. (1999a)。邏輯研究（倪梁康譯）。台北市：時報。（原著出版年：1901）

Husserl, E. (1999b)。哲學作為嚴格的科學（倪梁康譯）。北京市：商務印書館。（原著出版年：1911）

Husserl, E. (2007)。現象學的觀念（倪梁康譯）。上海市：人民。（原著出版年：1973）

Ingold, T. (2000). *The Perception of the environment: Essays on livelihood, dwelling and skill*. London: Routledge.

Lowenthal, D. (1961). Geography, experience, and imagination: Towards a geographical epistemology.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51 (3), 241-260.

Polkinghorne, D. (1983). *Methodology for the human sciences*. Albany, NY: SUNY Press.

Rodaway, P. (1994). *Sensuous geographies : Body, sense and place*. New York, NY: Routledge.

Seamon, D. (2000). A way of seeing people and place: phenomenology in

environment-behavior research. In S. Wapner, J. Demick, T. Yamamoto, and H. Minami (Eds.),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in environment-behavior Research* (pp. 157-178). New York, NY: Kluwer Academic.

Stewart, D.& Mukunas, A. (1990). *Exploring phenomenology: A guide to the field and its literature*(Second Edition). Athens, OH: Ohio University Press.

Tuan, Y. (1974). Commentaries on “Values in Geography”: Commission on College Geography. Resource Papers, 24, 54-58. Washington, DC: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Von Eckartsberg, R. (1998). Existential-phenomenological research. In R. Valle (Ed.), *Phenomenological inquiry in psychology: Existential and transpersonal dimensions*(pp. 21-61). New York, NY: Plenum Press.